



丹陽縣志

ル 5
3284
12



門 儿 5
號 3284
卷 12

丹陽縣志卷三十一

藝文

文章為經國大業不朽盛事藝文之有關邑志也重
矣舊志首列詔誥尊王言也殿以詩文持風雅也中
間頌贊記序諸體備陳而尤詳於章奏陽邑素多骨
鯁權文公陳修撰諸章奏炳若日星矣厥後直言極
諫干犯時忌多有貶謫流離而不悔者詳具於編俾
後之覽者尚知吾邑多蹇諤之士建樹風標亦足以
廉頑立懦也志藝文第三十

詔

重修丹陽縣志

卷三十一 藝文

一

昭和十八年
八月十八日
購求



宋文帝幸曲阿大赦詔

元嘉二十七年

朕違北京二十餘載雖云密邇瞻塗莫從今因四表無塵時和歲稔復獲拜奉舊塋展罔極之思饗讌故老申追遠之懷固以義兼於桑梓情加於過沛永言慷慨感慰實深宜聿宣仁惠覃被率土其大赦天下復曲阿僑舊今歲租布之半行所經縣蠲田租之半二千石官長並勤勞王務宜有沾錫登城三戰及大將戰士墜沒之家老病單弱者普加贍卹

又詔

元嘉二十七年

吾生於此城及盧循肆亂害流茲境先帝以桑梓根本實同休戚復以蒙稚猥同艱難情義縈縈夷險兼備舊物遺蹤猶存心目歲月不居逝踰三紀時人故老與運零落眷惟既往倍深感歎可搜訪於時士庶文武今尙存者具以名聞人身已亡而子孫見在優賜賚之

齊武帝增蕭嶷封邑詔

永明二年

漢之梁孝寵異列藩晉之文獻秩殊恆序況乃地侔前準勳兼往式雖天倫有本而因事增情宜廣田邑用申恩禮增封爲四千戶

齊武帝贈蕭嶷詔

寵章所以表德禮秩所以紀功慎終追遠前王之盛策

累行酬庸列代之通誥故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大司馬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新除中書監豫章王嶷體道秉哲經仁緯義挺清譽於弱齡發韶風於早日經綸霸業之初翼讚皇基之始孝睦著乎鄉閭忠諒彰於邦邑及秉德論道總牧神甸七教必荷六府咸理振風潤雨無訾於時候卹民拯物有篤於襟懷雍容廊廟之華儀型列郡之觀神凝自遠具瞻允集朕友于之深情兼家國方授以神圖委諸廟勝緝頌九絃陪禪五岳天不愁遺奄焉薨逝哀痛傷惜震慟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宜加茂典以協徽猷可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揚州牧綠綬綬具九服錫命之禮侍中大司馬太傅王如故給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虎賁班劍百人輜輶車前後部羽葆鼓吹葬送儀依東平王故事

齊和帝進蕭衍官爵詔

中興元年

夫日月麗天高明所以表德山岳鎮地柔博所以成功故能庶物出而資始河海振而不洩二象貞觀代之者人是以七輔四叔致無爲於軒昊章彭齊晉靖衰亂於殷周大司馬德縱自天體茲齊聖文洽九功武苞七德欽惟厥始徽猷早樹誠著艱難功參帷幙錫賦開壤式

表厥庸建武升厯邊隙屢啓公釋書輟講經營四方司
豫懸封樊漢危殆覆疆寇於沔濱僵胡馬於鄧沔永元
肇號難結羣醜專威擅虐毒被含靈溥天惴惴命懸晷
刻否終有期神謨載挺首建大策惟新鼎祚投袂勤王
沂流電舉魯城雲撤夏沔露披嘉湖羣盜一鼓殄拔姑
熟連旌倏然冰泮取新壘其如拾芥撲朱爵其猶掃塵
霆電外駭省闈內傾餘醜織蠹蟻蝻必盡援彼已溺解
此倒懸塗權里怵自近及遠畿甸夷穆方外肅甯解茲
虐網被以寬政積弊窮昏一朝載廓聲教遐漸無思不
被雖伊尹之執茲壹德姬旦之光於四海方斯蔑如也

昔呂望翼佐聖君猶享四履之命文侯立功哲后尙荷
二弓之錫況於盛德元勳超邁自古黔首牒牒待以爲
命救其已然拯其方新式閭表墓未或能比而大輅渠
門輟而莫授眷言前訓無忘終食便宜敬升大典式允
羣望其進位相國總百揆揚州刺史封郡爲梁公備九
錫之禮加璽紱遠遊冠位在諸王上加相國綠綬綬其
驃騎大將軍如故

梁武帝答徐勉上修五禮表詔

普通六年

勉表如此因革允釐憲章孔備功成業定於是乎在可
以光被八表施諸百代俾萬世之下知斯文在斯主者

其按以遵行勿有失墜

宋神宗答邵亢乞郡詔

敕邵亢卿先帝所命以翊朕躬升執事樞方觀勳效遽欲辭位殆非所宜衛養少愆何憂不已勉共厥服思協朕心

宋神宗答蘇頌陳乞致仕詔

敕蘇頌天官之任老成所宜坐執銓衡有山公晚年之故事薄言煩雜獨蕭俛一時之偏詞卿其總攬綱條闊疏苛細委蛇退食以慰士心

宋神宗答王存乞知陳州詔

敕王存卿出入四朝更涉夷嶮金石之節終始惟一六卿之長所以倡九牧而厚風俗也豈以職事煩簡為輕重哉君子出處朝廷之大事而風雨寒暑庸理之微疾也姑安厥位以稱朕意

宋哲宗答蘇頌乞致仕詔

祖宗以來貴德尚齒鼎槐之老莫不眷留班於大廷表儀百辟卿向繇省轄進涖宰司深執勞謙懇求去位置使詞館勉徇雅懷已退處於邱園尚何殊於田里矧卿筋力克壯聰明不衰中外所瞻足以重國體茲至意無或費辭

宋哲宗答王存辭免恩命詔

敕王存卿學足以經邦才足以應務更練愈久開益居多以積日而稍遷願僉言之咸允國之常典何以辭為

宋徽宗贈洪造詔

夫士有忘身而殉國功弗白於當世者朕深悼之爾以寡擊眾勢不少屈歸從吏訊卒殲賊手是用襚以通籍之秩而祿其子孫庶幾明爾忠憤之志毅魂有知歆茲無斃特贈通直郎與一子將仕郎

宋高宗賜陳東有服親錢詔

建炎二年

陳東嘗奏封事出於忠義大臣涉私力請誅戮朕深悔

之已追贈京秩今行經其鄉未忘於懷可特賜錢五百貫文

宋高宗加贈陳東仍撥賜官田詔

紹興四年

朕建炎卽位之初昧於治體聽用匪人寘陳東於極典朕甚痛之雖已贈官推恩未足以稱悔往之意可特贈朝奉郎秘閣修撰更與兩資恩澤仍撥賜官田十頃國朝世宗憲皇帝追褒尹焯從祀廟廷詔

雍正二年

朕念宋先儒尹焯程伊川弟子學窮根本德備中和所著有論語解當時謂程門固多君子而質直宏毅實體力行若焯者蓋鮮特從祀孔聖廟廷可

誥

宋哲宗賜蘇頌刑部尚書誥

朕聞帝堯之世伯夷以三禮折民西漢之隆仲舒以春秋決獄是知有道之士必以無訟爲功乃者法病於煩官失其守盜賊多有獄市紛然敷求迪哲之人以清流弊之末具官蘇頌温文而毅直亮不回仲由冉求果藝有從政之美子產叔向愛直兼古人之遺遭罹憫凶亦旣祥禫特詔虛位以待老成與其遂曾閔之私哀願懷墳墓曷若蹈威綽之前軌顯揚君親仁聞嘉猷以對休命可

宋高宗追贈陳東秘閣修撰誥

紹興四年

嗚乎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以爲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惡於戲唯爾東其始特有意於良臣乎繇朕不德使爾不幸而不爲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得已不失於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於茲一食三歎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余哀以彰余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節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魂而有知享朕茲意制

進邵亢太常丞制

重刊陽明志 卷之三
一
敕某古者尚賢而輕爵好藝而賤祿所以士樂修其行而爲時用也爾列於東宮之職事三年於此矣羣牧之任開封之選皆能稱職遂佐三司其序爾功進官一等若爾之藝文政事吾豈有愛於爵祿乎哉往懋厥修以需其後可

宋神宗賜王存轉官制

敕惟朕祖考成功盛德覆被天下固非文字可得而名然史記冊書國家之典上以紀先帝言動之迹下以及羣臣善惡之實傳之萬世宜有論次具官某以文學選用與成信書朕惟汝嘉是用褒進其祇服以稱朕意可

宋徽宗贈王存左銀青光祿大夫制

靖國元年

巖廊輔弼之舊朕以禮遇以勸導臣工者也旣以寵異其生亦必追賁其歿所以極哀榮之數全終始之恩故具官某望著英躔仕逢熙運迪中庸而制行躬仁厚以持心更練百爲堅完一操在元豐則受知乎神廟參聯侍從之華在元祐則被遇於泰陵協贊機衡之重肆朕讚承之際深惟故老之資邈在邱園蔚其風節奄觀遺奏尤倍惻傷越陞二品之階峻視六卿之秩茲爲茂典用展眷懷尙克歆承以光隧路

宋高宗賜洪擬轉官制

爲官擇人取正銓衡之法以稽爲決具存簡冊之公屬
兵火之蕩焚詔臣工而緒正成書來上第勞有差具官
某博通世務而言必據經明習憲章而事無遺策頃由
宗伯兼長治官俾專筆削之工釐補詔條之逸昭明義
類迄就編滕分核品流悉從科指吏絕詐欺舞文之弊
士無流滯失職之憂實繫爾能有協朕志章程既定總
舊貫於七司褒典有加進文階之一列往服休命知子
眷懷

宋甯宗封吳季子昭德侯制

慶元元年

朕考於傳記知神爲吳公子當春秋時嘗辭干乘之國
而不受慍然高節萬世如生豈復以人爵爲榮哉今延
陵之名世承嘉祀謂非此無以表德厲世命以侯爵往
諭於廟其寵嘉之

敕

王存妻吳氏告敕

敕朕敷求哲人資以大政知其有孝恭祖考之義則爵
其三世以禮其私祧知其有慈愛室家之心則封之大
郡以助其內治凡所以深慰其情而優爲之禮者亦已
至矣具官某妻某氏舉無失中言必有禮起於糟糠而
善處窮約逮其富貴而不聞驕奢茲使君子綽有成德

遂登丞轄之位率由夙夜之佐是用望郡以爲湯沐翟
弗以與會朝勉修令猷答此休命可

宋理宗賜劉宰太常丞敕

端平二年

敕朝奉郎寶謨閣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劉宰聖人與曾
點說漆雕開蓋不汲汲於用乃所以致用也爾得於天
者厚求於人者薄見幾遠引樂道而著書與行乎國政
之久者相爲終始也世方瀾倒獨落落乎其有風標朕
甚嘉之拔之槃澗丞我奉常幡然一來尙不負國之望
可依前朝奉郎特授行太常寺丞事

疏

乞賜吳季子封爵疏

闕名

竊見管下延陵鎮吳季子廟塚載在圖經祠禱有應近
因夏旱遂差官嚴潔致祭未渝旬浹雨澤濡足謹按季
札生於晚周當干戈剽攘之際獨能執德謙退輕千乘
之國凜然清風千古如在其審樂知政盛德信義詳見
舊史廟中有孔子所題十字碑太宗嘗以其字載之法
帖以信萬世而其祠塚未經旌表賜號誠爲闕典伏乞
朝廷特賜封爵

上中宗書

見本傳

桓彥範

詩以關雎爲始言后妃者人倫之本治亂之端也故舜

之興以皇英而周之興以任姒桀奔南巢禍階妹喜魯桓滅國惑始齊姜伏見陛下臨朝視政皇后必施帷殿上與聞政事臣愚謂古之王者謀及婦人皆破國忘身傾軻繼路且以陰乘陽違天也以婦陵夫違人也違天不祥違人不義故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婦人不得預外政也伏願上以社稷爲重令皇后無居正殿於外朝深居宮掖修陰教以輔佐天子又道路籍籍皆聞胡僧慧範託浮屠法詭惑后妃出入禁奧瀆撓朝政陛下嘗輕騎微服數幸其居上下汙漫君臣虧替臣謂興化致治以康乂國家者由進善而

棄惡孔子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假鬼神以危人者殺今慧範亂政危人者也不急誅且有變除惡務本願早裁之

大旱陳闕政書

見本傳

權德輿

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於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修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路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所在裁留經用以種貸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

重刊大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
趣常賦至有縣令爲民毆辱者不可不察漕運本濟關
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淮所輸以
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糶於民則時
價不踊而蓄藏者出矣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八
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爲
國培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
巧厯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比經紕放者
自謂技拭無期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
未受命衣食旣空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
下洗宥紕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
望惟因而宏之使人人自效

登聞檢院上欽宗疏

陳東

臣等聞自古帝王之盛莫盛於堯舜堯舜之盛莫大於
賞善罰惡堯之時有八元八愷而未暇用有四凶而未
暇去堯非不知其可用可去也意謂我將倦於勤必以
天下授舜特留以遺之使大明誅賞以示天下耳故傳
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天下誦之至今不息臣竊
謂在道君皇帝時非無賢才如八元八愷而未用者非
無奸臣賊子如四凶而未去者道君亦非不知之特留

以遺陛下又况方此夷狄侮慢中國正欲收天下之心求天下之策以禦夷狄之難以安中國之勢然惡者未去善者未得臣等竊謂陛下先誅所謂奸臣賊子如四凶者則天下皆曉然知陛下好惡所在行見智者獻謀勇者竭力忠臣義士莫不捐軀效死爲陛下用於是賢才如八元八愷者可舉而用矣夷狄何足患哉欲知奸臣賊子如四凶者曰蔡京曰王黼曰童貫曰梁師成曰李彥曰朱勔之徒是也臣等謹按蔡京罪惡最大崇甯初太上方恭默聽斷起京閒散之地擢真宰司京天資凶悖專權跋扈首爲亂階陷害忠良進用儉佞引置子

孫盡居要途變亂祖宗法度快其私心竊弄朝廷爵賞固其黨與蠹竭國用殘暴生民交結宦官姑息堂吏盤根錯節牢不可解京乃偃蹇自肆無復忌憚包藏禍心實有異志搢紳側目莫敢誰何有識之士比之王莽所幸宗廟之靈社稷之福太上聰明睿知洞照其衷奸計敗露弗得竊發使京若輔少主其篡奪復何疑哉此非特臣等知之天下共知之臣等聞頃時陳瓘任伯雨何昌言江公望皆會論其奸狀故此數人者爲京一斥不復再用至有飲恨而死者天下怨之緣京用事奸人並進王黼相繼爲相位至公傳騁柔曼之容肆俳優之行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欺君罔上蠹國害民無所不至假應奉君上之名置局
私家四方珍貢盡入黼室自奉之餘始以進御賣官鬻
爵貪饕無厭奸賊狼籍搢紳不齒觀其所爲大抵效京
朔方之釁黼實啓之是時童貫實同其謀貫本與京結
爲表裏因京借助遂握兵權至爲太師進封王爵左右
指使官至承宣閹卒庖人防團是任自古宦官之盛未
有其比然貫實庸謬初無智謀每一出師必數十萬隨
軍金帛動億萬計比其還朝兵失大半金帛所餘盡歸
私帑臣等蓋嘗聞之邊人貫之用兵紀律不明賞罰不
公身冒矢石未必獲賞爲貫親隨厚賞先及夫以師之
耳日常在大將旗鼓進退從之勝負繫焉貫身去敵嘗
數百里是致將不先敵士不用命以見敗衄挫辱國威
士卒陷亡不以實奏所獲首級增數上聞祖宗軍政壞
亂掃地而又貪功冒賞不察事機朔方之兵遂致輕舉
敗我國盟失我鄰好今日之事咎將誰執貫之所恃有
梁師成實聯婚姻以相救援師成之惡抑何可言外示
恭謹中存險詐假忠行佞藉賢濟奸盜我儒名高自標
榜妄立名號眾稱隱相欲攬國家之柄盡歸諸己欲使
天下士大夫盡出其門端人正士往往望風疾走而避
之亦有不幸而遭其玷污者一時苟賤無恥之人爭往

重刊陽明志 卷之三
從之旋致顯位王黼之進實賴師成師成與黼如貫與
京內外相應捷若影響黼爲相臣專秉國政奉行師成
之意而已不聞天子之命也朝廷執政侍從天下監司
郡守往往皆師成門生蔡京父子奉之不暇至如去歲
太上一日相二人師臣自謂皆出己意聞者駭恨不已
夫論相者天子之職也宦官擅權乃敢僭擬浸淫不已
事必有大於此者焉可勝寒心頃歲李彥以根括民田
按行河北京東京西威赫三路所在州郡據廟堂坐使
監司郡守列侍其旁而列侍之輩咸藉彥進不敢輒違
臣等聞中間曾有人詣太上論列此事是時師成適在

上側抗聲言曰王人在古諸侯之上使其人不得盡言
遂致李彥凶燄益熾奪民常產重斂租課當職官吏稍
有違忤卽諷監司拮據他故無辜送獄士大夫憤鬱而
死者往往有之三路百姓破家流蕩不知其幾愁歎怨
苦之聲洋溢道路去年京東河北止以租錢及燕山免
夫之征剝尅太甚盜賊四起正如兩浙曩時清溪之寇
實由朱勔父子漁奪東南之民怨結數路方臘一呼四
境響應屠割州縣數十殺戮吏民動億萬計天下騷然
彌歲不已皆勔父子所致生靈何辜按勔父子皆曾犯
徒杖脊始因賄事蔡京夤緣入仕交結闍寺遂致超顯

招權怙勢氣欲可炙出入禁闈無時而衛士莫敢呵止
侵移內帑無數而有司不得會計其所請錢號爲收買
花石進奉之物其實盡以入己自初至今不知其幾千
萬數父子每以勾當公事爲名多挾官舟往來淮浙興
販百端騷動數路蔑視官吏僅同奴僕所貢物色盡取
於民四散遣人盡行搜括士庶之家一花一石墳墓之
上一松一栢輒用黃紙緘題以充進貢撤民屋廬削民
塚塋幽明受禍所在皆然甚者深山大澤窮崖斷谷江
湖危險人跡不可到之地苟有一花一石實生其間必
作威福逼脅官吏期於必取間有不可力致而官吏申

白者輒大怒詈以不奉上之名歸之官吏畏懼此名不
免驅動百姓極力攻鑿得而後已由是致人顛踣陷溺
以隕其身者不知其數東南之民怨入骨髓欲食其肉
而劬父子方且炎炎未艾天下扼腕此六賊者前後相
繼誤我上皇離我民心天下困弊盜賊滋起兵革不休
遂致夷狄交侵危我社稷太上哀痛情實切至前日詔
書一出觀者如堵婦人孺子亦嘗流涕臣竊謂太上罪
已之詔播告四方而京等未正典刑天下疑惑蓋京等
平日收恩於己斂怨於上前此罪狀未白天下不無歸
怨於太上者若不誅京等六賊將何以慰太上之心雪

太上之謗以解天下之疑而況今日之事王黼實專其謀童貫實專其任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創開邊隙實費枝梧是致陛下新卽寶位遽勞北顧之憂臣子之心不勝憤憤究其所由蔡京壞亂於外梁師成陰賊於內李彥結怨於西北朱勔結怨於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於遼金遂使天下之勢危如絲髮臣等竊謂此六賊者異名而同罪伏願陛下乾綱夬決斷自聖志擒此六賊肆諸市朝與眾共棄傳首四方以謝天下庶幾太上之志果成於陛下豈不偉哉陛下方欲鞭笞夷狄必先立我國威以正內勢六賊不滅國威未振兼此六賊黨與之盛徧滿中外又養死士數百人自爲之備若陛下萬一少從寬貸止於竄逐禍胎尙存則肘腋之變恐生不測方之夷狄殆有甚焉史有之曰去河北羣賊易去朝廷朋黨難陛下誠不可不留神也而況蔡京王黼童貫蓋嘗陰懷異意搖撼國本頃年楊戩亦有是心所賴陛下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此數賊者計弗得行天下臣子切齒刻骨有年於茲常恨未得尙方斬馬劍斷其腰領以告宗廟陛下其忍不誅乎楊戩雖死願陛下亦勿赦此賊發其塚暴其骨以解天下之怨憤梁師成乃王黼之應也黼之開邊師成實有助焉朱勔以奇技

淫巧進而官至建節鄭居中力爭不可至鬱憤而死蓋當時用勳建議北伐遂有此除今朔方如此勳當如何乃於稍聞警急朝廷不暇安枕之際勳父子遽先眾人欲盡室東下計其情實尤不可赦李彥據有西城所錢物去歲東京盜起斗米千錢民兵缺食中外憂之彥乃發錢數千萬往淮浙買米運至東京以規厚利前日太上詔罷西城所錢令以其錢付之有司聞彥尙欲強占不肯交割及至交割所存無幾宦官抗國悖慢如此尙何可容臣等願陛下斷然無疑必殺無赦使天下忠臣義士得信於今日傳云去惡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今戎狄背叛正爲此六賊者起陛下其忍惜此六賊以危天下乎使唐明皇早誅楊國忠則祿山未必有以藉口幸陛下無小不忍於此也陛下赦而不誅卽恐天下共起而誅之矣夫舜之去四凶亦見於受禪之初未聞其猶豫也可不鑒哉臣等竊聞道路之言曰蔡京自謂有建立儲貳之功此語尤爲悖逆太上初立陛下爲太子天下共知斷自宸衷立嫡立長古今大義何與京事而乃欲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耶此大不然者願陛下亟圖之然後赫斯怒而北顧決策親征以威醜虜彼雖跳梁不遜豈無一

念契丹昔日澶淵之禍乎臣等竊謂親征之詔一出虜人心寒膽落矣議者或謂兵食不足未可輕動臣等竊謂不然陛下卽位天下歸心今更誅此六賊以快其憤孰不效死爲陛下用臣等雖布衣一介之賤亦豈不能捐軀報陛下耶況聞比日朝廷募兵日得數萬人皆一時忠勇精銳之士兵不患不足矣諸司不急之務悉已罷去而其財用盡歸朝廷富家巨室各有進獻更若籍沒六賊及他宦官幸臣素冒錫予積聚貨財不知紀極者又何患財用之不足乎臣等不自揆度輒以宗廟社稷安危大計獻於陛下干冒宸嚴罪當萬死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伏闕上欽宗疏

陳東

臣等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者社稷之主也奮不顧身死生以之者社稷之臣也妬賢嫉善妨功害能者社稷之賊也恭惟皇帝陛下聰明英睿神智旁燭賢邪之分宸衷判然天下戴以爲社稷之主也而在廷之臣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者李綱是也所謂社稷之臣也其庸謬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者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稅之徒是也所謂社稷之賊也陛下斷然不疑拔綱於九卿之中不一二

日任爲執政中外相慶知陛下能任賢矣斥時中而不用知陛下之能去邪矣然綱任而未專時中斥而未去復相邦彥復相邦昌其餘又皆擢用何陛下之任賢猶未能勿貳去邪猶未能勿疑乎今又聞復罷李綱職事臣等驚疑莫知所以此必爲邦彥等擠陷蓋綱起自庶官獨任大事邦彥等疾如仇讐恐其成功臣等聞綱比日用兵偶然小有不利邦彥等遂得乘間投隙歸罪於綱然一勝一負兵家常事小勝固未足爲喜而小挫亦豈足爲辱況示怯示強奇謀秘計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臣等竊聞邦彥時中等盡勸陛下他幸茲豈誠

爲陛下計蓋時中邦彥等初見事有警急欲自保全各以差除親黨旋領外任遣家屬隨之遠去豈有身爲大臣不能以一家死社稷之難其意止欲倉卒之際各自逃遁以保妻孥自諸大臣一鼓而倡之百官有司羣起而和之遂令京城之人闐然騷動弗安其居至聞羣臣勸陛下他幸則中外恟恟不敢自保當時若非綱爲陛下建言則乘輿播越在外宗廟社稷已爲邱墟生靈已遭魚月陛下將有棄宗廟社稷之名何從復有天下賴陛下聰明不惑羣議斷自聖智特從綱請中外聞之雖愚夫愚婦莫不舉手加額仰歎聖德之盛綱之力豈曰

小補之哉是宜邦彥等譖謗忌嫉無所不至臣等伏見邦彥等事太上皇帝享高爵厚祿爲日最久坐視天下之弊未嘗肯發一言以圖補報至如王黼童貫蔡攸共興北師天下皆知其不可上皇決之羣臣惟鄭居中力爭以爲不可輕舉而王安中者力贊王黼以遂其役邦彥等輩非不與聞此議而略不可否於其間其實亦皆陰助王黼以貽今日之禍使上皇痛自罪抑避位而去陛下新卽寶位遽有變亂之虞慄慄危懼不遑宵旰邦彥等並當引己歸咎自求貶放以謝君父而適當此危急之際尙敢偃蹇自若持祿固位坐妨賢路又復忌嫉

賢能害國大計蓋邦彥首倡講和之議又許割地挫辱國勢今欲必遂前非以逋罪咎幸綱小失因緣沮毀陛下若聽其言斥綱不用則宗社存亡將未可知若謂虜人真欲請和則旣和之後尙敢攻我京城縱兵四掠屠我畿內乎犬羊之性急則搖尾緩則跳梁乍臣乍叛變詐百出竊知今日困弊不可枝梧聞陛下信任李綱自知滅亡無日請和之意必更激切而邦彥等乃得藉口以沮成謀遂致李綱罷廢罷命一傳士大夫失色兵民騷動至於流涕相弔咸謂不日爲虜擒矣則是陛下罷廢李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虜計中也聞朝廷又

重刊陽東志 卷之三
三
欲增與騾馬等物無乃假寇兵而資盜糧乎又聞邦彥等尙執前議必欲割地與之曾不知祖宗土地得之甚艱又況河北實朝廷之根本而三關四鎮實河北之根本若棄三關四鎮是棄河北則朝廷能復都大梁乎能復都洛陽乎且如太原一郡凡經藝祖太宗兩朝親征僅乃得之祖宗所以必取者蓋以其地控扼二虜下瞰長安纔數百里今棄太原則長安去京城千里已在睥睨中朝廷又安能往都乎此祖宗所以特重兩河之地自眞宗仁宗朝以來北虜蓋有割地之請矣朝廷甯屈已增幣以塞其欲至於土地一寸不肯與之聖聖相守

咸念祖宗艱難之功惜國家要害之地不忍割也今陛下卽政之初邦彥等便欲棄祖宗疆土不知待陛下作何等主也不知棄與太原中山河間以北十有餘郡之後邦彥等能使虜人不復敗盟否竊恐口血未乾已引兵南向矣自大梁至長安旣不可都必將遷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慮童貫蔡攸朱勔等往生變亂雖欲遷而都焉又不可得陛下將於何地而奠宗社耶又況保州乃祖宗陵寢所在一旦陷於胡虜必遭暴露國祚長短所繫非輕邦彥等忍棄之耶其意不過欲紓目前之急不爲國家長久之計又不過欲沮李

綱成謀以快私憤亦恐李綱成功之後自知前議之失
罪有所歸故併力沮之期於必勝想邦彥等日在陛下
左右每一言及李綱用兵之事必故作驚怖之狀爭爲
危急之言以恐陛下欲陛下必聽其計以害李綱自綱
遭遇日見拔擢邦彥等自知必不能安身朝廷之上乃
薦引私黨以塞陛下進用李綱之路而王孝迪者又是
邦彥姻家必與羣奸力排李綱以助李邦彥而在臺諫
者亦多是邦彥等黨與前日邦彥請召國子監長貳相
見翊日乃聞祭酒謝克家除諫臣司業孫覲除御史臣
等在學備見此事眾心不平豈有天子欲用耳目之官

而宰相大臣前期召見以收私恩其意安在想今台諫
之中鮮爲陛下發一言以明李綱之無辜者若綱可謂
孤立無助臣等竊謂今日朝廷之上非特綱爲孤立而
邦彥等自爲身謀不肯以腹心事陛下恐陛下亦成孤
立矣可勝寒心天下共知李綱可以大用臣等請爲陛
下言其一二頃歲京師大水自宰相大臣以及百官爭
占舟船或結木棧爲避水計是時邦彥等皆在朝廷曾
不聞一人爲君父備者亦不聞一人言及災異者獨綱
慷慨爲上言之至爲奸臣譖逐數年不用前日邊報初
至宰執骨肉盡皆出京獨綱妻孥未嘗遷徙陛下方此

深軫北顧之憂而左右大臣無一人爲陛下請行者獨網奮然以身任之綱之用心可見矣陛下何忍信朋邪之計而斥正人端士乎若以綱用兵小挫遂當廢罷則童貫創開邊隙以貽今日之禍近又引兵數十萬以興雲中之役幾於匹馬隻輪無還者朝廷曾不議貫之罪何李綱小挫而遽加罪乎若以虜請和議遂欲罪綱以謝虜無乃中其反間之術乎若因邦彥等譖謗之故遽廢斥之無乃遭其愚弄乎一進一退在綱爲甚輕在朝廷爲甚重蓋今日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幸陛下卽反前命復綱舊職以安中外之心無終爲異議所沮昔魏文

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當時異議沮之至有謗書一篋及樂羊功成而歸文侯出其書示之樂羊乃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王任臣之力也唐憲宗討蔡數不利羣臣爭請罷兵憲宗曰一勝一負兵家常事若師常利則古何憚用兵耶但論帥臣勇怯兵力強弱處置如何耳詎一敗便沮成計乎於是左右不能容其間而裴度請身督戰卒破蔡賊史臣有言非度破賊之難任度之爲難也故韓愈頌憲宗之功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憲宗號稱中興之主正在於此惜其弗自克厥終也臣等竊願陛下遠鑒前代已然之事坐照今日異議之臣奮

發英斷復用李綱以成大功宗社幸甚臣等爲陛下今日計莫若斥邦彥等拔綱而相之想吳敏耿南仲不肯與李綱共事更願速降詔旨召徐處仁唐恪等置諸左右而闔外之事盡付種師道實專之內外將相之臣必肯悉心協力助陛下大有爲於天下矣臣等學校書生素與綱無半面之雅與邦彥等亦昧平生所以必勸陛下進綱而退邦彥等豈有他哉蓋生靈之命與宗社存亡俱在陛下用綱與不用去邦彥與不去之間耳天下公論如此臣等豈敢默默陛下若以臣等之言爲未足取信願試登御樓呼召耆老百姓一問之呼軍兵一問之呼行道商旅一問之試咨百官君子使言之必皆曰綱可用而邦彥等可斥也陛下用舍之際不可不謹臣等以布衣之賤論及宰相大臣罪當萬死干冒天威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上高宗第三疏

陳東

丹陽布衣臣陳東謹昧死再拜上書臣蒙恩追召已於今月十五日到行在十六日具狀申尙書省訖當日晚聞宰相李綱乞出臣卽於十七日詣登聞檢院上書乞堅留李綱勿許去位力論黃潛善汪伯彥若在朝廷必害中興之業又於十九日再上書乞陛下用兵親征以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邀還二聖又乞大明誅賞以振主威正前此諸將不進
兵之罪以作士氣又乞車駕早歸京師勿幸金陵前後
二書皆未蒙報但聞李綱被謫而出而黃潛善者專任
宰司與汪伯彥等日益用事親征之詔不下誅賞之政
不行雖未聞南幸之期而亦無歸京之耗是臣之言一
無合於廟謨而臣之罪實難逃於國法倘蒙賜盡於陛
下之威命臣死實甘心或恐遭害於權臣之毒手臣死
不瞑目臣深慮黃潛善汪伯彥等怒臣議己必欲見害
臣再三思之曷若盡言於陛下以求其死生之決庶幾
父母之遺體不致於曖昧而歿也臣竊以李綱之爲人

也責以春秋之法不無可恨然其赤心事主不敢懷姦
致身徇國無所顧避天下共知李綱之忠義足以輔相
陛下之聖明奈何反遭小人之擠排終以直道而廢黜
若黃潛善者素非端正之士而汪伯彥者蓋亦柔佞之
徒天下皆知二人之姦邪深疾李綱之正直今也果能
馳騁一己之私意惑亂陛下之聰明陛下旣爲二人之
所惑亂則賢人君子自然不見信用而必不能一日安
身於朝廷之上矣此李綱之所以求去而被謫也李綱
旣去則誰爲陛下以身任天下之責者是以親征之詔
不下則虜氣不折而二聖邈無回期誅賞之政不行則

國威不振而三軍依然解體京師宗社之國也竊恐陛下未必得歸金陵荆楚之邦也竊恐陛下未必不往然亦聞尙書省有榜示備坐李綱請都江甯奏狀乃是綱被召赴行在經由金陵之時有此啓綱之罪也然天下只知綱到行在爲宰相專主歸京之議而不聞堅執金陵之請如其堅執金陵之請則綱之罪不可恕矣若卽更而爲歸京之議則金陵之說乃綱昔日之言也請以今言爲正豈可遺棄其後之是而掇拾其前之非乎臣竊意朝廷大臣忌綱之得人心故特許綱前失欲使百姓怨之耳又自度必不敢身任歸京之計萬一不免南

幸又欲歸咎於綱也是誠何心哉抑何淺見哉昔陳瓘謂蔡京愚弄朝廷幾同兒戲臣謂今諸大臣請揭此榜無乃愚弄君父聾瞽百姓有同兒戲乎自欺可也欺人可乎欺人可也欺天可乎觀朝廷出此一榜旣已明知請遷都金陵爲非策自今以後大臣必無勸陛下爲江左之行者況陛下已有獨留中原之詔亦必不肯失信於天下也況聞近日盜發錢塘擒太守殺漕臣屠戮郡官吏甚眾又聞嚴州洞寇尙未殄滅江浙之間已大騷然嚴州趨江甯杭州趨鎮江各不過三四百里鎮江與江甯接境皆是沿江南岸要害之地萬一賊勢稍熾必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三
先據此二州以爲控扼則金陵之在今日豈是車駕巡幸之方乎兼聞近日東北餘寇數萬眾散走淮甸四散沿汴諸處如虹縣青陽鎮等已遭虜劫臣謂雖太后行宮亦未可遽往也陛下亦知國家社稷僅復於已亡之餘天下恟恟人心未定而四方英雄豪傑所以不敢遽起割據自立者以陛下尚在中原而大勢未去故也若車駕南渡則英雄豪傑卽日竝起中原之地四分五裂矣諸郡守土之臣不免棄城而遁朝廷旣棄中原而去則安能責人之失守也哉又況兩河之民所以孤城堅守雖困不下者想亦日望國勢壯盛軍威振赫庶幾強虜知畏不敢必取而尙得爲中原之人其屬望於陛下者諒不勝其切至也陛下萬一必爲江南之行則北人之望絕矣誰肯孤城堅拒以就死耶兩河之地又卽日便歸虜籍矣虜騎定須衝突而來英雄豪傑必與之極力角勝則京畿淮甸皆是血戰之地自江以北陛下豈復得回首一顧乎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金陵雖有大江之險陛下亦豈能帖帖定居此乎大江之南雖屬陛下然已在他人指揮之下矣是豈社稷長久之所哉臣竊以爲一旦渡江則無復更有回日又安知無劉氏蕭陳之徒以相乘也陵遲之漸自此始矣臣

重刊陽明志 卷之三十三
固知陛下已斷然不爲此行所以尙爾譎譎以畢其說者欲陛下通知南北利害之相遠決意早歸京師而已竊知都城之人已見太后爲南去之計而未聞陛下有北歸之期悲嗟惴恐莫知所措今幸京師城壁旣已修築復舊陛下倘能明賞罰以厲六軍盡誠愛以結百姓何爲而不能守臣願陛下速歸京師謁見宗廟慰安都人之心大明誅賞以示天下使軍威士氣奮然大振於是治兵選將決策親征以回二聖之鑿輿然行營之遲速視事之緩急何如耳惟親征之詔不可不速下而親征之事不可不預集庶幾折服虜氣而二聖鑿輿歸還

有期臣竊惟戎醜之性真如犬然趨而避之則吠噬不已迎首疾擊則掉尾逸去願陛下勿怯也不然則二聖鑿輿豈有還日秋氣已高天寒將至想見陛下思念父母兄弟漠北之苦日軫聖懷不勝痛切故不待臣區區之言也臣竊謂陛下必欲復中原以定大計再造王室以成中興之大業非用李綱不可蓋綱之所爲雖未必一一皆當奈天下之人著意屬望皆願以爲輔相者在綱而已綱今去國恐天下解體事難濟矣蘇軾有言未論行事之是非且觀人情之向背其綱之謂也臣竊惟進退大臣天下之職非是細事必自有體大臣乞出必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三
須堅留不從其請若從其請即使善去而又加恩數以
遣焉至於有罪爲臺諫論列不得已然後謫出而謫命
之下必按臺諫章疏據實行詞迺者李綱蓋乞出也比
見麻詞謫語甚峻不知詞臣何據而作豈朝廷大臣之
惡綱者有以授之乎大臣只知欲快一時之私忿而不
知有傷陛下進退大臣之體也臣竊怪臺諫之官陛下
用之以司耳目乃令坐視朝廷之過舉而不爲一言之
救豈亦有所觀望乎使綱之罪審如謫語臺諫自當預
言想綱在朝廷臺諫觀望而不敢言也若綱之罪不至
是而詞臣有所授而爲之則臺諫亦當論列想又觀望
黃潛善汪伯彥之徒而不敢言也豈不辜負陛下耳目
之任乎人主固當優容臺諫及其懷奸觀望如此尙可
容乎願陛下處之臣竊謂黃潛善汪伯彥若不速去則
必坐妨賢能之路鉗結忠義之口陛下將不得聞天下
之言矣非社稷之福此臣所以反復爲陛下言之也伏
念臣以一介疏賤仰荷陛下記錄姓名卽位十日首賜
追召出自獨斷非有先容顧臣何人可以當此誓當捐
軀圖報萬一敢以宗社大計獻於陛下干冒天威罪當
萬死臣東昧死再拜

勸納諫疏

湯禮敬

臣聞天地至大故覆載無外日月至明故旁燭無疆聖人兼天地之大並日月之明無物不容無微不燭所以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而無彼此之間也恭惟陛下毓秀春宮大孝已孚於天下光臨大寶至仁已覆於域中近者災異頻仍聖心祇懼特可禮部之奏躬自修省降旨懇切臣等仰揆淵衷是不以聖自居猶欲臣等進言以匡不逮豈不以草木之微亦有補於天地之大螢燭之照或少助乎日月之明凡在臣工無不懽欣鼓舞精白一心思效一得之愚上裨萬分之一謂宜開張聖聽察納雅言恢宏聖度博采輿論以爲修德弭災之助天

下臣民拭目延頸日望新政之加冀享太平之福昨者都給事中張文監察御史郭東山阮吉各陳時弊欲以上助陛下興革之舉而陛下降旨有指之爲泛言者有責之以舊設如何取回者又有責其字有差訛者俱著將回話來臣不審陛下偶未之思而有此言乎抑或不便於近幸而不欲興革也夫言雖若泛理或有取官雖舊設利害當審字有差訛錯誤可恕臣竊爲陛下惜之且陛下當祇畏天戒求言興革之初豈宜有此以爲言路之梗塞邪夫弊政因循流害日加於下近習蒙蔽聰明日隔於上閭閻愁苦之聲莫聞邊備廢弛之狀不達

民窮財盡之由國用窘乏之故爲類實繁不能悉數使非言路大開直言上達陛下何由盡知而爲興革之圖臣聞人君威嚴勢重不但雷霆之擊萬鈞之壓也開懷訪納用其言而貴顯其身猶有畏懼而不敢盡言者而況震之以天威拒之以峻語誰能犯顏極論以蹈不測之危耶直言不聞陛下雖欲興利革弊以爲修德弭災之務臣知其不過虛文而已天道幽微感之以實德猶懼不孚應之以虛文其何能格陛下目覩災異祇畏天戒恐恐然有修弭興革之詔然臣下進言未及千百之什一卽有旨阻塞之如此是何畏天於暫而不能畏天於悠久乎陛下不可不深思密察必求絕此弊根也夫不欲回天弭災則已如欲之弊誠不可不革利誠不可不興也不欲興利革弊則已如欲之聖度決不可不廣直言決不可不受也臣不敢泛舉以瀆聖聽唐太宗號稱納諫之君唐臣稱之有曰面折廷諍者必霽雷霆之威而善言獎論上封獻議者必黜心意之愆而手詔褒揚至今傳之以爲盛德陛下有堯舜之資承祖宗之統而求言納諫若是顧乃出唐太宗之下臣知陛下決不肯也人君之體與天地同臣願陛下迪畏天威持之以久圖回天變應之以誠恢廓聖度必如天覆地載而無

外明達聖聽必如日照月臨而不遺渙發綸音凡兩京臣工以至市肆商賈苟有所見悉許明示意向言之不當亦賜優容古云君聖則臣直又云忠言逆耳利於行是知容直言則於君德爲愈光用忠言則於國家爲有益乞於三臣之言棄其短而取其所長矜其愚而不錄其罪務求羣策畢陳鰥寡無蓋陛下兼總條貫於廟堂大臣擇取而行之又必興事考成務臻實效必使弊無不革利無不興如此而人心不悅天意不回災變不消者未之有也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請建立義莊疏

姜寶

臣初入仕時念臣族生齒日繁人多散處責望其謹飭爲難曾建祠一所置田四百畝供辦祭祀於祠前廳事內設聖諭牌位上寫太祖高皇帝教民榜文及做浦江鄭氏著有家規二十條抄謄先正呂氏鄉約六條每月朔召集有眾會講其中今已二十年餘矣族人貧困者多生計日窘臣觸目怵衷欲仿古人義田遺意而田瘠人眾不敷支給但量給義米以賙助貧而不敢爲非者又開義塾立文會以聚教貧生而所濟終亦不多自內外歷任家居十五年陸續經畫以至於今蒙皇上渥恩起自田間遂躋九列俸入漸厚祠費節省亦漸有成緒

先後置田千畝並臣男士麟士昌讓出受分業田各五百畝共得田二千畝竊見數年以來臣郡縣水旱頻仍道殣相望草根樹皮皆已食盡臣忝一族領袖目擊族人饑寒不忍坐視不爲之所欲將前田置爲義莊立法振給庶臣族人貧者得無流亡轉徙之患將來亦可漸次諭之於善以共守朝廷禮法但義田之設本以賙助貧困而冊籍未定恐日久或至廢弛宗約之行本以訓誨族人而勸懲未備恐人情不免違玩非奉明旨通行所在官司以官法行家法似不能行之久遠使臣族子孫沾被主上渥恩於無窮也查得先朝大學士徐溥曾

以義田奏請欽蒙孝宗皇帝下部議行其子孫現在遵守臣之名位不敢望溥至於贍族以彰君賜一念竊與溥同謹將田地頃畝數目冊子一樣三本並以所立家規告送戶部伏望聖慈矜憫臣愚敕下該部查議印給二本發去鎮江常州二府轉發所屬該縣當官存照一本並家規給與臣家收執以憑擇人掌管待造黃冊之年另以姜義莊爲名立戶造入本縣冊內以及武進縣寄籍圖分帶管數內關領由帖辦納糧稅倘有內外人侵占爭奪及子孫關支義米等項而故有違犯者照祠規諭處責罰倘有不從許呈所在官司斷理禁治庶家

法之行永賴國法臣今得請里居糾率大小戶丁循理守分相與沐浴皇仁祝延聖壽於永永則是臣身既退猶可仰報天恩於萬一也臣不勝懇切祈望之至

諫給藩田疏

姜志禮

臣惟天下之所以稱治安者以其大一統也天下之所以大一統者以其不分崩離析也皇上以福王爲愛子翦桐之日諭給莊田四萬頃後以數難取盈減爲二萬頃此二萬頃者派之河南湖廣山東而山東之登州實派田一萬五百五十畝今五月二十日接得帶管分守萊州道右布政使兼僉事李本緯貽臣書曰典膳丈租

萊登兩府難緩望趣之隨詢登州府陶朗先回云福藩中使典膳徐進牌稱丈徵青登萊三府田租已到青州夫臣固登萊道臣也當派莊田時臣未到任臣何容言及今丈租時臣實在事臣何能無言除地方災傷太甚申論兩府極意撫摩毋聽中使輕來激變外臣敢以隱憂之說爲皇上陳之夫登萊疊災民不聊生嗷嗷待振撫按苦請幸邀半稅而饑民眾多徧振不給其不宜有藩府田租且不必論登萊通連大海與倭爲鄰全賴赤子安堵供賦以作京師保障其不宜有藩府田租滋擾以離人心亦不必論獨計自高皇帝以迄於今累十餘

世封王子弟屢矣有與之二萬頃莊田者乎有莊田跨連三省者乎子弟之受封亦屢矣有請二萬頃莊田者乎有管業莊田跨連三省者乎一福王而莊田二萬頃一福王之莊田而跨連三省繼此而封尙有瑞王惠王桂王也倘其比例而請俱欲二萬俱跨三省將與之乎將不與之乎國家長發之運上與天齊穆穆皇皇億千未艾繼此而封其爲福王瑞王惠王桂王者更多也倘其比例而請俱欲二萬俱跨三省將與之乎將不與之乎不與則誰非屬毛誰非離裏有無頓異厚薄較殊難乎其爲平也與之則既有分土便有分民私室日強公家日絀難乎其爲制也皇上牽姑息之小慈隆分封之異數土宇廣給已爲踰濫非常管丈允行將使蹂躪何極撫按諸臣驚聞豈得不丈之旨相顧駭愕無可奈何第曰田畝丈冊已在御前已耳福藩不必遣官騷擾驛遞丈量生事已耳嗟乎冊在御前是二萬頃莊田之冊也騷擾丈量卽倖免一時而非拔去病根也試思他年比例陳請之際王王二萬省省藩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臣恐一統輿圖僅足以供諸王之四分五裂而天子且熒熒獨處孤危上也豈不殆哉不此之憂而第曰莊田有冊第曰勿騷擾勿丈量以此補救而倖苟安譬之

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臣不知其可也皇上臨御久稀
袞職多闕如皇太子久未講學皇長孫尙未就傅大寮
未補考選未下廢官未起權稅未停天下皆知爲皇上
之過顧不講學過也而講學非難一講則講耳不就傅
過也而就傅非難一就則就耳大寮未補考選未下廢
官未起權稅未停過也而反是亦非難一補則補一下
則下一起則起一停則停耳乃若莊田之舉恩始於今
例貽於後當其端之開也不過曰父子之情不容已也
及其觴之濫也必將曰分封之例有固然也父子之情
不容已裂土而授若天下遷之非有餘分封之例有固

然滋蔓難圖將干戈取之而不足聖朝過舉孰有甚焉
而乃不蚤自悔悟徒令當事敝敝焉爲旦夕苟安計哉
臣非謂皇上可薄於福王亦謂皇上之愛福王宜以道
德不以土田以祖制不以己私卽未能免於世俗愛子
之情或不妨出內帑礦稅之積量爲頒賜亦何至撫割
齊魯洛楚之地行偏愛而基永禍也且非所有而有之
天道忌盈國法鋤僭亦豈福王利乎蓋昔者周公功冠
天下而龜蒙鳧繹不過百里漢高大封庶孽居天下半
其後諸王叛逆七國議削吳楚蒙誅天下騷然反成多
事殷鑒具在可不警心良由去相葉向高欲以封福王

爲去國之功遂不欲拂皇上溺愛福王之意莊田踰制竟不極言方從哲踵而仍之醇酒優游迄無規正卽或有言亦惟隨撫按諸臣之吻曰勿騷擾勿丈量云爾曾不效古名臣裂麻焚詔堅決而言曰二萬三省之例斷不可自今日始也新輔臣吳道南到任謝恩一疏時政大端略見梗概而獨不及莊田一事豈以此等過舉皆由前人非新臣事故置罔聞抑或有待而言乎據今典膳徐進甫入青齊方欲丈量方欲徵收恐難以成事不說爲解但揆席初登正旋乾轉坤之會天下屬望舉在於斯失此不言則一成不變全盛金甌從茲破裂無完

時矣夫皇上之天下皇上之子孫得之亦復何恤第以今日之貽謀肇他年之藉口使藩王得與天子爭土皇圖旋被支庶啓疆不可不深思不可不早慮臣么麼備數何敢多言乃徐進丈租適於臣所管理之地時事之非一至如此內失於無封還詔旨之輔臣而外僅有補救苟且之撫按分崩離析之禍未知所終故不識忌諱而椎心瀝血如此誠不願一統之世漸有決裂之虞也事及地方守土孤臣亦抱忠耿初非出位惟聖明少垂察焉旨瀆天威曷勝恐懼悚息之至

應詔上時事書

姜士昌

臣於本月初三日伏覩內閣傳奉聖諭朕見連日天氣昏濁塵霾蔽空又覽臺官所奏主百姓流離朕甚憂惶驚懼書云民惟邦本本固邦甯又云民無常懷懷於有仁古人之言甚有裨於爲治君民一體憂樂相關其義甚大惟今之政故善亦有妨害民生者不少著各該有司明白條陳具奏請定奪庶以仰回天意以遂民生朕與卿等共享太平之治卿等傳示知悉欽此夫陛下垂紳治理軫念民生者至矣諸凡病民之政固已悉加申飭矣茲因風霾示異特詔所司明白條具以聞詔旨一下臣伏而歎曰陛下求言若斯懇也卽古帝王遇災而

懼何以過此一時諸司仰奉詔旨必有能陳吏治民生之要以佐上意者而臣不佞竊以爲天人之際應若影響災異之起必有所由近日以來天忽雨土黃霧四塞塵霾蔽空此其垂誠良非細故識微之臣所共憂慮而臺官諉之他事廷臣未以上聞至特塵聖衷旁諮讜議當此而猶自處循默不爲陛下一端言其故是仰負明詔而虛求言之盛典也臣是以敢熟陳於前惟陛下垂聽焉夫頃者儲貳一事諸臣旣詳言之國本已定陛下亦明詔之矣以累朝祖宗之法天下臣民之公青史之嚴王言之重長幼定序固已較然明甚無可疑者然天

心示戒亦殷羣情屬望尤切此豈無其故哉考先朝典章未嘗不以建儲爲首務則今者冊立之請所謂以其時則可者而陛下何不賜俞也誦陛下明旨未嘗不以長幼爲定序則今者姜應麟沈璟孫如法之言可謂與聖心不悖者而陛下何獨賜遣也此其故難言之矣則夫天心仁愛而特垂風霾之儆人心屬望而共切前星之仰者不以是與陛下誠霽然發德音下明詔亟諭禮官早建儲位俾倫序之已明者悉昭於天下而臣民之伫望者不待於他年則陛下一舉而上合天戒下慰輿情所係非淺鮮也其何憚焉而不爲也且陛下之以明

白條具詔所司也非欲其盡言不諱乎而容言者尤求言之要切直之言有國之所宜亟聞明主之所當虛懷側席而求也方今言之切直有過於姜應麟沈璟孫如法者乎陛下於姜應麟則降邊方雜職矣沈璟降三級矣孫如法降沿邊沿海地方矣今未復三臣之官而下求言之詔所懲在彼所求在此此乃人心所以懷疑蓋臣所以卻顧也以臣愚計則莫若復三臣之官而已朝廷擴容言之量則羣臣有蹇諤之風忠言無逆耳之虞則當有求言之實而天下條貫庶幾可覩矣不徒以憂惶驚懼爲謹天戒而定天下之本慰臣民之望夫是

之謂真謹天戒不徒以下詔求言爲開言路而優言事
之臣作諫諍之氣夫是之謂真開言路行見天休滋至
異災可弭綦隆之理又何難致哉臣不任悚仄懇祈之
至

請卹獄囚疏

姜志禮

臣聞之漢臣曰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
莫不欲富三王厚之而不困自古人君享國長久未有
不由於愛養元元長育兆姓而況方春時和草木羣生
皆有以自樂而斯民獨困且死死且多有天下者亦何
能不戚戚然介於懷乎臣於今年正月初十日奉刑部

送本寺相單一紙委臣會同該部主事陳國是相屍臣
隨同陳主事詣該部監所相視計屍一十五軀相畢臣
與陳主事暨該部提牢主事顧自植三臣相對悽楚仰
天太息謂纍囚物故何如此之多也昔齊宣中主堂下
偶觸尙不忍見穀觶一牛皇上大聖豈堪聞此枕藉多
命臣於是時卽欲具奏念節屆元宵皇上奉聖母及與
皇太子諸皇子正在天倫敘樂未敢遽以死亡之說進
又數日則計典屆期席藁待罪又復不敢言乃今元宵
過而計事竣矣耿耿有心詎忍終隱蓋古稱禹見罪人
卽下車泣彼未至死已泣矣使其見今日罪人之死死

而如此之多其泣又不知何如也皇上德邁神禹詎無
惻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此十五軀者其罪之
應死與否未經臣評臣未及知縱皆應死而曾子之言
亦可思也臣備員西曹屢有相視然死者累日或得一
軀或二軀未有一日而見十五軀者一日之相視有此
多屍積日何極臣與陳主事之相視有此多屍其非二
臣之相視者何極泰運方新萬物長養之會有此多屍
悽風苦雨炎蒸疫發之日何極都城一處耳有此多屍
九州之廣四海之大困於災沴凶荒迫於催徵租賦飢
不得食寒不得衣流離顛沛而轉於溝壑者又何極都
城犴狴至尊軫恤於上司寇諸曹郎奉德意平反於下
有此多屍關津上谷貂璫攫噬駟贖魚然動以礦稅藉
口而商若民摧於劫奪絕於鞭笞者又何極皇上徒見
燈毬燦爛方物森羅覺有餘歡而不知佳辰已有悲酸
之事皇上徒見萬國環球四夷賓貢謂可無虞而不知
死傷大非太平之象皇上如不信臣今日相視有十五
屍試召陳顧二主事一問可知也皇上如止信獄囚之
死而不信天下窮民之多死試從輦轂下先令五城御
史查報一日之內死亡有幾又可知也彼化者隕然長
逝則亦已矣獨計君民一體赤子不得保其性命而終

其天年爲民父母者或不安耳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一物失所王化之玷臣願皇上哀矜縲綆除罪大惡極罔赦外凡詔獄人犯如曹學程馮應京華鈺何棟如下孔時等倘有情罪可原謂宜飭所司早與開釋其一切日行見問者早從寬宥勿致久淹斃獄上千天和而皇上亦當以德化民令民不賞而勸不怒而威坐收囹圄空虛刑措不用之效臣願皇上因獄囚死故一節徧照天下民生日蹙此時爲甚多方蠲賑大需皇仁而尤亟罷礦稅毋令宵璫竊弄威柄縱諸亡命魚肉商民虧損朝廷好生之德以喪天下樂生之心臣非出位言事法司

之官言及獄囚迺其職掌而相視有感輒不能自己而爲哀鳴君父之前皇上誠念死者之可憫方春而死之多者之尤可憫加以煦育賜以更生庶視民如傷民不天札而世躋仁壽國脈長春不勝悚息俟命之至

感事效忠疏

賀王盛

臣以一介策名清時平生無溫飽之謀自少有古人之慕以爲臣子遭逢聖主當隨時獻納知無不言竊思皇上以天挺之資挽積頽之運而寇盜竝棘安壤無期七年以來任內臣如此其專而未得內臣之效遇武臣如此其重而未得武臣之效徒見軍容相望於邊庭援將

道遙於內地敵來折北不救敵去尾襲無聞如王坤之詐稱遠哨逾大青山而虜聚不知吳襄尤世威之頓甲西城而視賊弗討則璫弁之技倆已見於天下而徒以請撤內鎮爲諸臣尤商定儀文爲將領勸皇上固欲大開乎委任之門以收用人之益如罔功何臣以爲封疆不堪再誤監視不堪再出不獨三鎮也關甯三協登昌諸路皆當次第撤還以杜將來鎮守之漸者也近如總兵王樸所奏和衷之議其說不爲全謬第不當自樸言之而瑣瑣儀文亦何至煩天子裁之夫勞謙折節宜在左班非介冑所當請也國家使臣以禮而今也六卿以斥譴爲常明王立政惟人而今也三事有耐彈之骨依阿頑鈍習爲固然苟且敷同莫懷匡救言得失者以回話爲懼任股肱者以將順爲恭如之何其可也皇上求治太速而立法太嚴終於事事考核而稽玩如故日日奏銷而叢脞如故至使封章半出於闈寺而糾駁罕聞於諫官奈何欲效唐虞之理哉國是政機所關匪細不敢不竭臣愚區區狗馬之心惟皇上宥其狂瞽酌而採焉微臣幸甚

第二疏

頃臣昧死陳言幸逃譴責感如天之聖度旣叩闕以啣

重刊大陽縣志 卷之三
恩而區區之衷仍有未盡者蓋臣之請罷監視也願皇上以世宗皇帝爲法考嘉靖之世羣胡方強島夷數動其時天下非無事也然各邊各省鎮守中官相沿於正德之舊者自嘉靖八年以後用輔臣張孚敬及本兵胡世甯言悉以裁撤皇上英明誠懇同揆肅皇迨獻歲發春之時臨御亦八年矣作述相承恰在今日如謂欺玩非璫不清查飭非璫不可則聖如太祖不必有典兵預政之防斷如宣宗不必有恃寵作威之禁而孝宗皇帝日與內閣劉謝諸臣密議於暖閣平臺欲奪內侍權盡復祖宗舊者何勤勤懇懇若斯之銳也且如肅皇在御

邊防曷嘗不有隕壞邊吏曷嘗不有欺玩旣寇棘而才難似當以權宜剔弊爲務而肅皇於此斷之無疑謂非所以詔來茲履霜之漸不可不深長思也故雖有廉如阮安忠如雲奇賢如覃吉懷恩陳準之流除給事掖庭皆非其職而況此中善類百無二三皇上至嚴明也權馭而威惕之至不測也而閹思印先驅所至猶能逼殺縣官其橫如此脫以此曹貽之他日聖子神孫當復何如若夫醜正暱諛傾危構陷文武臣僚俛首吞氣而莫敢誰何久矣一旦根株盤結黨類繁滋漢唐殷鑒不寒心哉所謂中官監視之撤不容躊躇者此也高皇帝洪

武十一年敕六部尙書得自奏事取旨不得關白中書
十三年罷中書省不設丞相陞六部尙書之秩以省務
歸之祖宗立政之意至深且遠故累朝繼統皆閣部相
參委任無間如三楊蹇夏及劉健謝遷馬文升王恕之
屬並寄腹心咸在左右故洪熙宣德宏治之政休明熙
洽光於二祖自嘉靖以來人主罕與羣臣廷決事事可
否悉取裁於票擬內閣始以代言之任陵尙書出其上
於是大臣俯承頤指若六曹吏而今無變也進退人材
非閣不定軍功爵賞非閣不先尙書接迹請事於朝房
而閣臣者務爲深嚴矜重以示招麾惟我之態皇上試

察今日朝廷之事有一不稟於內閣者乎古人所謂集
思廣益吐握勤勞恐不如是夫旣散中書之政於六部
而復歸六部之政於中書則是顯避其名而陰操其實
使天下後世謂我朝有不食堂封之宰相不開府第之
三公彼姓名不出於金甌枚卜不參於廷舉而得之者
愈糾而愈橫忽恙而忽痊安能引止足之分崇廉恥之
防化恩仇之見而捐威福之柄哉夫庶事不可以一人
理雖文武之聖兵刑禮教猶分於六卿未嘗與論道者
一一過而問也皇上試取周官立政諸書及累朝實錄
觀之明良交泰自可概見然而此大事也言出禍隨勢

重修丹陽縣志 卷之三
無全理獨念臣之一身爲皇上所成就而報稱無路惟
欲引朝廷之大體明祖宗之舊章竭其愚心控達宸聽
卽糜碎於奸橫之手其甘如飴皇上第採臣言深思遠
覽以杜攘權壞紀之漸時時廷見九卿商略機務則靈
長之業實式憑之所謂閣部輕重之權關乎治忽者此
也臣以死奮筆惟聖明垂察

第三疏

臣前奉旨宜靜聽部覆何敢有言第臣所言者亦皆職
業中事也中官關繫封疆閣部參裁軍國臣爲書生卽
考究國家典故見祖宗家法如是而今一旦乃至於極

重不可復收積輕不可復振給事御史抗章補贖者紛
紛貶逐以此結舌不言臣不辭瀆擾爲皇上一言而死
是臣之恪盡其職而非以爲名也若臣所斥攘權亂紀
之閣臣其人則明糾不動暗摘不羞媚璫藉口捉刀逆
案竟成漏網誓欲蓋棺都下不辭力疾南宮笑罵不聞
名教自絕者彼之報復恩仇竊弄威福全憑票擬如皇
上所重者科場而意所高下則輕可以爲重而重可以
爲輕皇上所信者詔旨而矯爲紛更則此同而彼異或
今是而昨非怨所歸則遁於上意名所集則掠爲己功
原其爲心何所不敢而陽託明綸以杜臣口而蓋其奸

重刊大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臣舌尚在皇上若命臣直指其人臣不難臚其陰事狀其生平據實指參以續先臣楊繼盛之後雖削逐死生悉聽於皇上而吏部職掌乃不過辨官論材遷除考課之事若繼今而往言瑄輔者一一付之吏部吏部將何議焉此乃向者焦芳劉吉嚴嵩諸奸所未敢也臣思宦官預政宰輔執權皆高皇帝所深戒故不惜以身蒙矢鏃爲皇上言之臣情如是臣職如是臣若請譴中璫請設丞相則有別情可議可查而今所據者祖宗之制也伏乞皇上留神鑒察

第四疏

臣三疏觸奸幸蒙霽照獨所謂竊權亂紀如溫體仁者一糾再糾恬不知恥兩旬默念計無遁形方以疏辨夫體仁變理非才狙獪萬狀其貪票擬之權不肯一日去者正欲竊權亂紀而自謂不竊權亂紀體仁果不竊權亂紀者哉臣姑以其顯事言之聖諭記注昭垂遠近抑不發抄詞臣講章稍有箴規卽行刪削興學之諭旨屢頒而其子溫侃輩囑託不已帶降之陞遷如故而主事魏肯構啓事不行冀緩糾彈詐病絕彙征之路垂涎桃李蹶然登取士之場此其罔上行私摘發未能一二而最可恨者皇上重科場嚴關節乃南闈所取長興監生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姚軒之卷二場論中有邱摩閭刀摩尼寶珠及山河大地等語關節顯然閩傳都下禮曹磨勘至此體仁以同郡私親先爲曲庇竟不參發僅以罰停一科了事試問邱摩閭刀是爲何物乃不參關節不參文體體仁威格勢禁遂令網漏吞舟非攘權亂紀之陰事乎其子温侃多行不義財貨山積鄉人憂憤聚眾五千餘人欲得温侃而甘心焉願受顯戮不意温侃先逃都下眾忿不洩移攻其私人御史吳振纓家焚掠甚慘府縣不敢申報撫按不敢奏聞東南根本重地漸成瓦解此非竊權亂紀之陰事乎趙林翹以織造司房家奴之子奔走其門

倖取科第爲邵武令貪污狼藉巡撫鄒維漣參論革職體仁厚入其賄代爲報復數番票擬幾激逮問夫議和之沈檠猶多方營護維漣功在海上竟絀其勞此非竊權亂紀之陰事乎去歲體仁妻喪道府縣官奔趨拜奠是日適遇千秋令節各官薄暮趨歸不便拜賀而止湖人爲之諺曰未去朝天子先來送相妻夫以體仁之威至廢千秋之祝此非竊權亂紀之陰事乎皇上第敕禮部查取南闈浙卷同九卿科道再加磨勘有無前語別敕浙江撫按查今年秋月烏程縣民有無聚眾焚劫作何情形鄒維漣參疏有無虛實趙林翹是否私人無怵

重刊陽明志 卷之三
威無撓法便自有水窮山盡時矣若其破壞封疆騷動天下首規撫局敗陳奇瑜專剿之謀處置乖方成奴插並吞之勢遂使陵京震動海內創殘賣國欺君莫此爲甚今陳奇瑜張宗衡輩勦者勦戍者戍皇上於中樞皆有處分體仁帷幄首臣晏然無恙夫錢龍錫以主款下獄周延儒以主撫去國何物體仁尙留政地若臣上疏在前月初九日而吏部條覆考選之疏發抄在十五日部屬改授發單論俸在十四日臣何以早知其不預臣上章言事則謂有朋謀臣改授言官則謂多難色體仁語言不一展轉支吾於皇上之前以皇上爲何如主體

仁但知洪武元年之例而不知洪武十三年誅殺胡惟庸罷丞相不設之例夫惟庸之誅以其出入上命而報復恩仇也今奏草綸言若合符節此其通天之膽震主之威直遠出惟庸上人臣無將可爲寒心若果有授意於臣爲此疏者乃忠於皇上而慰報太祖在天之靈者也今體仁從來所以動天聽者得力朋黨二字故屢言之而不厭互襲之而不嫌清流之禍行將復起聖明在上豈難洞察若微臣當言路風靡結舌之時爲碎首觸奸之計死且不顧朋於何有王坤一疏支離無根亦不復與置辨矣臣指發體仁陰罪字限稍逾伏乞聖明速

重刊陽明志 卷之三
賜處分天下幸甚

第五疏

臣見大學士溫體仁再辨臣疏自封疆破壞處置乖方
一口承肩之外其餘刺刺不休以爲失實而尤於試卷
一事藉口臣言偶誤竝欲掩覆其他罪而不知體仁之
奸正露於此夫學政重典也科場尤重典也黎元寬以
文體被參則奉旨革職不已仍查有無徇濫更俟處分
丁進以關節被參則在職如故而法司屢讞力爲洗脫
試思孝廉之於文學孰大孰小關節之於文體孰重孰
輕覆試三人考官三處何獨南場無恙自非皇上睿照

無遺則南場情弊終無發覺之日矣而猶力囑部科萬
方營庇乃至奢閭膜刀謂爲古語青山綠樹指爲古詩
夫即使古語古詩用之時論豈不大怪又七卷下部禮
臣不敢卽行磨勘先匿私家丁進奉聖旨回話已十餘
日方令草奏代爲斡旋以皇上親摘之奸尙不難公然
面欺肆然無忌知有權臣不知有明主凡爲臣子甯不
腐心且皇上於註銷之事雷行電掣誰敢遲延何獨丁
進一案在法司則兩歲不完在禮部則經年不奏體仁
罪狀固罄竹難書而其廢格詔書撓敗公法卽此一端
亦可類推矣夫臣方疾諫官御史無對仗之糾請劔之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十三 三
舉瀝血草奏而體仁顧指臣爲營改科道臣爲科道之
官正欲暴體仁之奸褻體仁之魄耳乃科道之觸佞得
留者幾人於臣亦何利之有至引臣父書以責臣而臣
父至於上疏自明此卽積威恐喝之所至也皇上試察
而推之人情孰不愛子乃使臣父望臣速改抑臣無言
以避兇鋒又從而曲證其說臣父之心亦良苦矣昔曹
操殺楊修則楊彪不敢哭其子霍光怒衛尉而王忽見
殺於其父今堯舜在上共驩在下竟亦有此事耶臣前
疏云奏草論言若合符節今體仁以爲營而聖明亦以
爲營臣之營科道也爲其可以言乎則觸邪之禍如彼
如不言乎臣又何心欲營科道體仁營會推而不得則
奮臂而爭營首輔而不得則垂涎而進今又營宣諭而
不得則霍然病已蹶然趨直如此者競耶不競耶實迹
耶非實迹耶其作弊於稟擬之時有別情耶無別情耶
謂可以塗人之聞見耶不可以塗人之聞見耶夫去歲
以恐阻入場則聖壽不拜今復藉口呼嵩入直以爲私
人丁進地驕悖不臣有如是乎臣不能借劔尙方戮此
無禮於君之賊以報皇上臣實恥之體仁雖挾稟擬之
威可以殺臣臣上徼宗社之靈苟片言悟主以報累世
國恩雖殺身無悔伏乞皇上立斥此臣以爲營競無恥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
五
構攘得官誤國欺君者戒然後議臣妄言之罪則可以
慰聖祖罷相不設之心絕票擬作奸之路爲萬世法

第六疏

臣見大學士溫體仁目擊私人丁進科場事敗竭票擬
之力不能營救乃始杜門引請二辯臣章繼以聖恩愈
渥一疏鼠思泣血痛哉其言之也體仁自謂情窮勢迫
無可奈何忽作哀憐悽惋之語佯爲引決以嘗聖慮而
又探追既往之事重申黨錮之說以丁進之新案引錢
謙益之舊談殊不知丁進自丁進謙益自謙益固風馬
牛不相及體仁向以謙益爲催官之星今又以謙益爲

護身之符且於皇上之朝突倡門戶之說臣生也晚不
知門戶起於何年更未識所爲門戶者何門何戶也體
仁自立門戶分別異同不覺津津自露於筆端然則皇
上之臣必盡趨於體仁之門戶方不謂私交不謂朋比
乎體仁以攻門戶得官皇上之酬之者亦足矣極矣不
可加矣今又借之救窘而覆奸豈七年相業但參一門
戶之謙益遂堪侈不朽答昇平平而謂藩籬盡剖恩怨
盡融欲誰欺乎體仁侈口一錢不貪一人不私一事不
欺以報皇上有臣如此便當立致太平以臣所聞私帑
如山誨盜不止所貪非一錢也南北卿貳中外巨僚所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三
私非一人也錯亂天言把持考選所欺非一事也體仁
自詡呈身之故智而又抹殺貪欺之本形出其門戶雖
私亦以爲公非其門戶雖公亦以爲私凡所摧殘遍加
朋比之目皇上欲容言路而體仁實不能容皇上欲化
方隅而體仁終不肯化據其所供乍入乍出汲汲皇皇
意欲何爲豈非日以誅鋤門戶爲事而不能一刻去綸
扉之地乎今乃天褫其魄陡然情見乎辭皇上可以燭
其肝肺矣昔漢士殘於黨錮唐臣盡於清流千載之間
令人髮指而體仁乃引爲美談負爲奇績至於快心滿
欲惡極罪盈事敗不可復全計窮不可復逞則又藉口
解嘲罔避煩複何言之不祥而可厭也伏乞皇上因其
僞請便放生還雖無晚節可全以明國體當悟

第七疏

臣以多言繁稱屢批兇橫每當奮筆自分譴誅蒙皇上
寬恩出臣於外非徒慰大學士溫體仁之意亦所以全
臣也臣官以體仁貶臣身以皇上全臣省愆思過不宜
有言臣去國啣恩何忍無言夫體仁首倡主撫之謀寢
撓總督之議迹同賣國罪已通天今又藉口聖裁力駁
移鎮至於鐘簷震驚松楸不保犯九廟神靈之怒傷祖
宗在天之心所謂小人爲國災害並至卽放流迸逐猶

重刊... 卷之十三
以爲緩而皇上猶心膂倚之獨不念漕儲百萬所經爲體仁之一言而阻鹽商歲課所出爲體仁之一言而逃山陵改修土木興作百千萬億之用自體仁之一言而始討賊兵餉日增月多以太倉內帑有限金錢爲體仁之一言而費不勝費夫此數者體仁自度一一能辨之乎而皇上何忍以祖宗付託之天下經體仁之敗壞而不惜乎臣爲體仁計之或者力除異己而異己未盡除則不可去力引羣邪而羣邪未盡集則不可去不然富貴已極矣威福已快矣身名已敗矣四維已絕矣誤國殃民已足矣有何不了之念而黃扉一席如嬰兒之戀飴駑馬之戀豆哉體仁自爲計不可去也而皇上爲社稷宗廟計及子孫黎民計當如何焉臣盟心矢志爲國觸邪以明去不忘君之誼故言之長也

訟印郡守冤疏

崇禎十二年

葛麟

臣伏讀聖祖之諭一切民間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惟生員不許蓋以防士之好訐而易囂也然前朝之賢臣如范仲淹輩做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使其事有關於天下之大利害不能不慷慨而論列夫越職言事其罪小見害不言其罪大與其避一身之禍而害天下不若甘一身之罪而利天下也今臣不避斧鑕奔走二千七

百里敢於上聞者保留雖一鎮江知府而實有關於天下之大利害蓋已成之治局不可亂已固之民心不可解而防患當於其至微慮危當於其未至也皇上御極十二年以來見流寇交訐無日不以地方爲念其責成守令以共固此地方也倦且切矣今印知府廉明公正涖任不滿二載良政美德昭昭可按往者豪宦橫肆今閉門自守矣往者士風奔競今干謁不通矣往者寮佐竊柄今詞狀不納矣往者猾吏舞文今案牘惟謹矣往者虎役無饜今酒食不索矣往者盜賊縱橫今夜行屏息矣往者奸兇豪奴得志今良善大興矣蓋旣居己於正而又時勤教誨以故下之愛畏不啻赤子之於慈母方引領於聖天子如漢朝久任循良之法進爵加秩以惠此一方爲天下勸乃一旦冒白簡之劾其於是非之心果何在耶夫牧守爲皇上承流布化職匪小也使牧守之善惡可以混淆則進而撫按其善惡亦可以混淆矣撫按可以混淆則內而臺省而府部又進而閣下諸輔臣其善惡亦可以混淆矣涓涓不息遂成江河可不懼哉夫歷代之亂亡常由於是非之不明而是非之不明常由於舉錯之不當而奸人因得以嘗之遂致天下爲善去惡之心搖撼而終變今皇上之是非賞罰昭然

於天下若日月之麗中天奈何在下者欲以賢牧守上
干天怒乎此臣所謂已成之治局不可亂而防害當於
其至微也流寇猖獗自秦及楚播毒數千里其始皆由
於無賢守令以撫之故至於此今勢已熾矣陸梁江漢
之間眈眈然有瞰留都窺吳越之意夫京口者留都之
咽喉吳越之藩蔽也留都震則天下之根本搖吳越動
則朝廷之府庫虛其勢莫不藉京口以鎮之往者流氛
犯江浦鎮江一水之隔順流而下頃刻可達也鎮江之
民驚恐潰散而又有江洋大盜出沒以乘之天罡惡少
搆黨數千以伺之岌岌然蓋瓦解之勢也郡之前守復

使編戶之愚民執干戈而守空堞晝夜不解生理廢絕
民之欲爲亂者十室而九矣印知府以爲寇在江北而
使江南之民守城是何異開門揖盜而自扃內闔乎且
小民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何可使之坐斃於城垣盡放
而歸使各安業遴選精勇擇江之要害而守之高資港
有營甘露港有營金山灣有營沿江設燎列砲嚴爲守
備使賊不敢復窺江表而又敦勸大戶之儲穀振恤小
民之疲癯痛懲游手之失業眾心旣已安矣復親行密
訪捕叛逆兇罡之魁而數者勦之斃之自是兇黨駭散
民俗不變若出湯火而陰清涼故其卸事之日百萬良

重刊丹陽縣志 卷之十三 三
民呼天搶地罷市輟業赴撫臺赴按臺走南都走北關
匍匐道路不約而千百爲羣此不可以見人心之愛戴
哉使以此眾禦寇何寇之不摧使以此眾守城何城之不固昔人所謂金城湯池者此物此志也而乃欲毀已成之金湯壞可憑之天險使南都失其屏藩吳越失其扞蔽兇黨散而復聚良民安而復危豈不爲天下之大禍哉此臣所謂已固之民心不可解而慮患當於其未至也然而撫按之言抑有不可以罪撫按者印知府嫉惡過嚴忿世之競剥下以媚上也未免有矯偏過甚之弊上之人見其持法以偃蹇也未免有疑其不善承順之意既而狡吏蟠結玩弄官長多方中傷能無曾母投杼之疑乎當今聖明臨御上下有體紀綱整肅有一郡守持正而奸吏可以敗之將爲上者必兢兢焉奉下惟謹乎陵替之勢何所不至此又陛下所急宜震怒而遏絕其根蔓者也臣草野賤儒矢志忠義讀聖賢書思窮爲良士達爲良臣也今循良之獲謗如此而隱忍不言亦何事讀書而列於庠序也哉伏乞天聰下鑒哀憫愚忱崇獎正人赦還原任庶國是不淆南藩永固而士民得所瞻依然後彰明大法正臣等越職建言之罪天下幸甚士民幸甚

請引見州縣疏

荆元實

竊惟民爲邦本而休戚利弊見知最真興釐最易者無如民牧職雖卑而任綦重今每見州縣有老邁龍鍾寄耳目於他人不知刑名錢穀爲何事尙望其察奸剔弊乎其親朋僕役知其不能久任勾通胥蠹各營其私不數月而民怨沸騰糾劾隨之身繫囹圄軀命不保良可哀也又有年未及壯少不更事惟知聲色貨利罔念民生疾苦縱慾偷安恣意貪酷政事委之內幕胥吏任其縱橫性情乖張道路以日以遠大之功名而喪於幼學之未諳豈不惜哉毋論地方遭其荼毒百姓受其凌虐

卽新舊接署騷擾已甚臣以爲與其莅任之後官民交困何如未任之時老者令其休退少者習之吏治民安身榮爲兩得也請嗣後州縣掣簽

敕令隨本引見有黃耆老成年雖高而力猶盛練達事理裨益地方尤多至於衰邁昏憤者原品休致年二十以上者

皇上察其舉止詢以治道其或輕浮冒昧分撥六部各司隨班筆帖式辦事三年授以原職庶守令得人官民俱沐

皇仁矣臣言如果不謬伏祈

睿鑒勅復施行

請行小學疏

荆元實

竊惟邪正分於童蒙倫誼莫先孝友小學一書言動飲食教之明倫檢身亦教之所謂蒙以養正也今人幼時不令講讀小學惟教以八股詩詞習之功名富貴佻達倨傲利慾薰心宜其風化日漓請旨敕學臣考試童子令出四書小學題各一道進學後則仍不用庶人皆講習而身心檢攝行誼可敦矣

請裁酌定例疏

荆元實

竊念國家度支兵餉河工俸薪賞賚各項歲計千數百萬而又益以振蠲若非生節有方焉能餘三餘九臣查二十八年九卿會議戶部條奏定例每年歲終知府弔取州縣經徵帶徵比冊詳查虧空情弊申報藩撫倘匿不舉出事發知府照新定交盤例革職數年以來宜無虧蝕之弊矣臣自五月十五至六月初七見太平垣曲河津稷山平陸蒲州榮河安邑翼城華州三水鄂縣襄城沔陽建昌新淦茶陵東平遂溪南海浦江龍泉瑞安崑山涇縣井陘等縣為時不過二十二日糾參不過二十六處而虧空銀一十五萬九百九十七兩零米穀九萬二千九百八十八石零由此觀之天下之大一歲之

久虧空不知幾百萬矣每見限年勒追接任官員參罰再四輒以赤貧請發原籍矣及原籍承追無完又以家產盡絕保請豁免矣是庫貯一經侵蝕漸歸烏有日積不返長此安窮臣前請著各上司均賠部議恐不肖州縣反借端侵肥入己該上司又恐代賠隱庇掩飾無庸議復欽遵在案此誠部臣思深慮周慎重紛更之意但虧空究無底止帑藏何所補益臣以為州縣雖甚不肖誰無陞遷之念大都上司扣勒餽遺不得已而挪庫帑知府尤為緊要素獻獨多是以歲終盤查知府明知侵挪而規例入手不問盈縮反求司撫出結及至離任非

不欲飾庇也而接署之申詳難掩即或勢壓署員而少者隱忍代賠多者不肯身殉雖欲庇飾而不能矣彼時虧空州縣欲指其索餽則從前情好難言目下追補在彼惟有託言因公挪移彼此互徇拖延耳是州縣入己者少知府勒索者多若果知府公廉庫項何敢虧空盤查自即立報何至積累盈多離任始見乎臣請嗣後州縣虧空本官追十之五知府追十之四司道撫追十之一藩庫虧空巡撫均賠則盤查不敢徇結而虧空可杜侵欺俱有所著而庫藏得補

國家不無裨益伏祈

